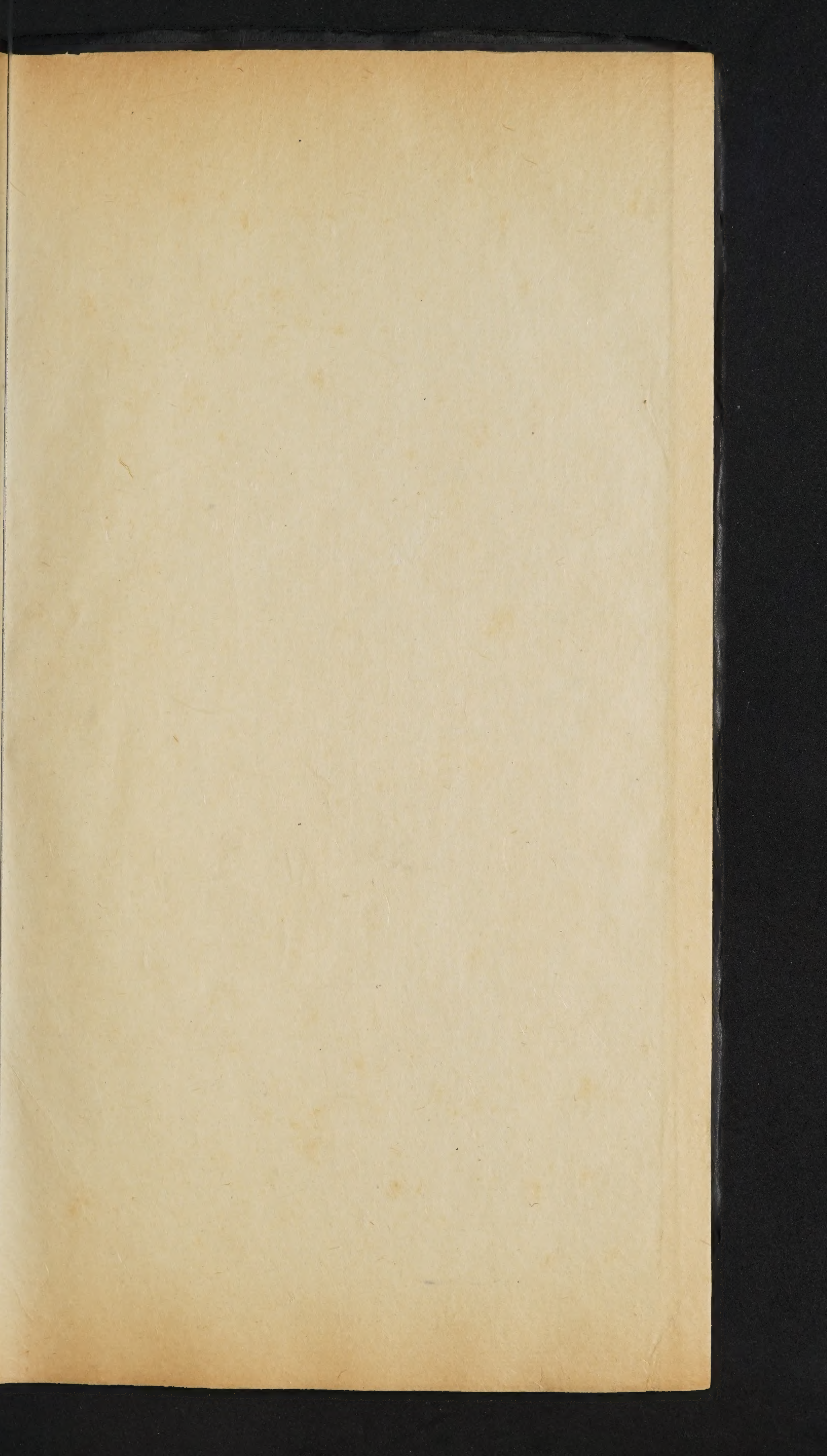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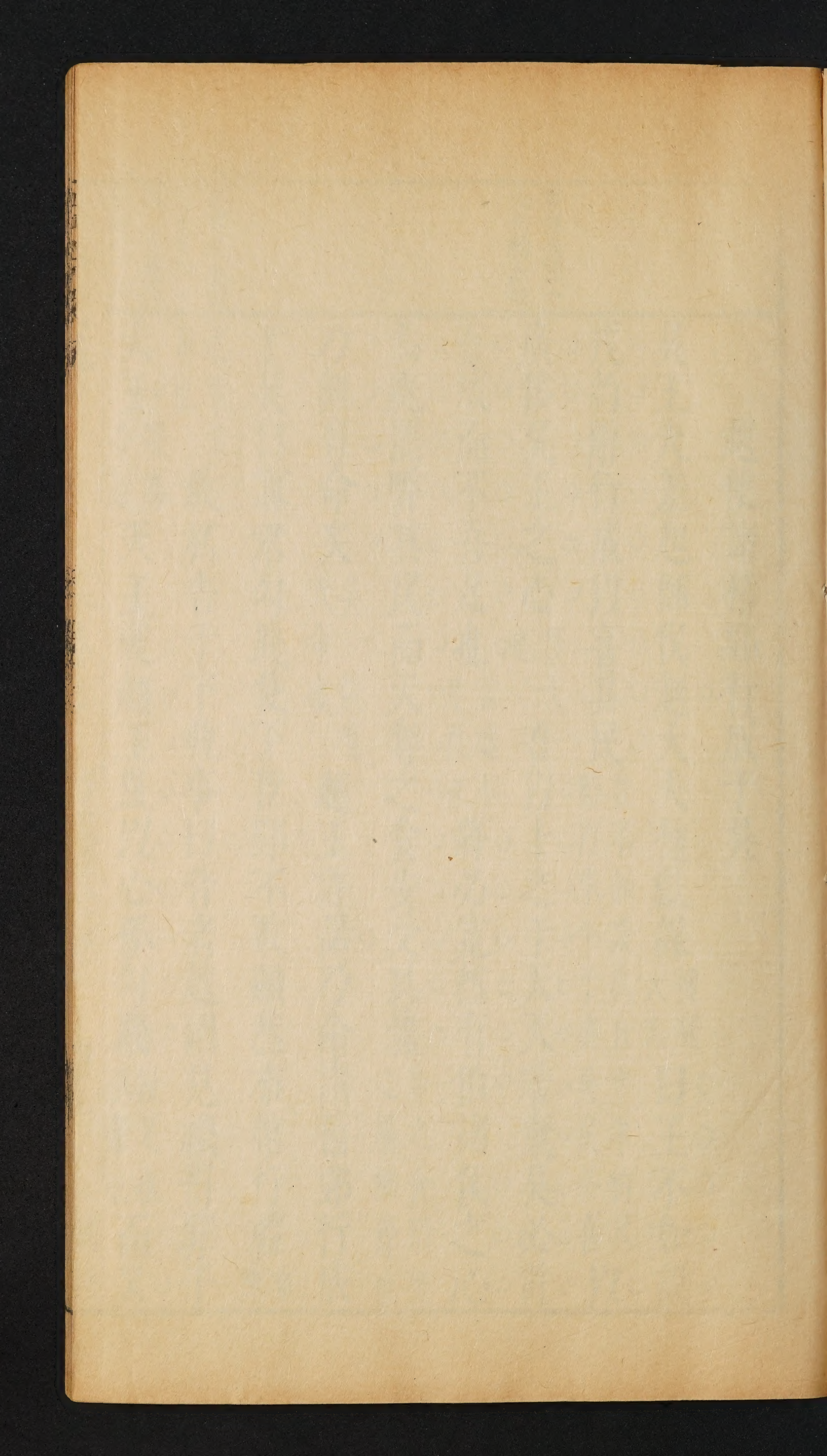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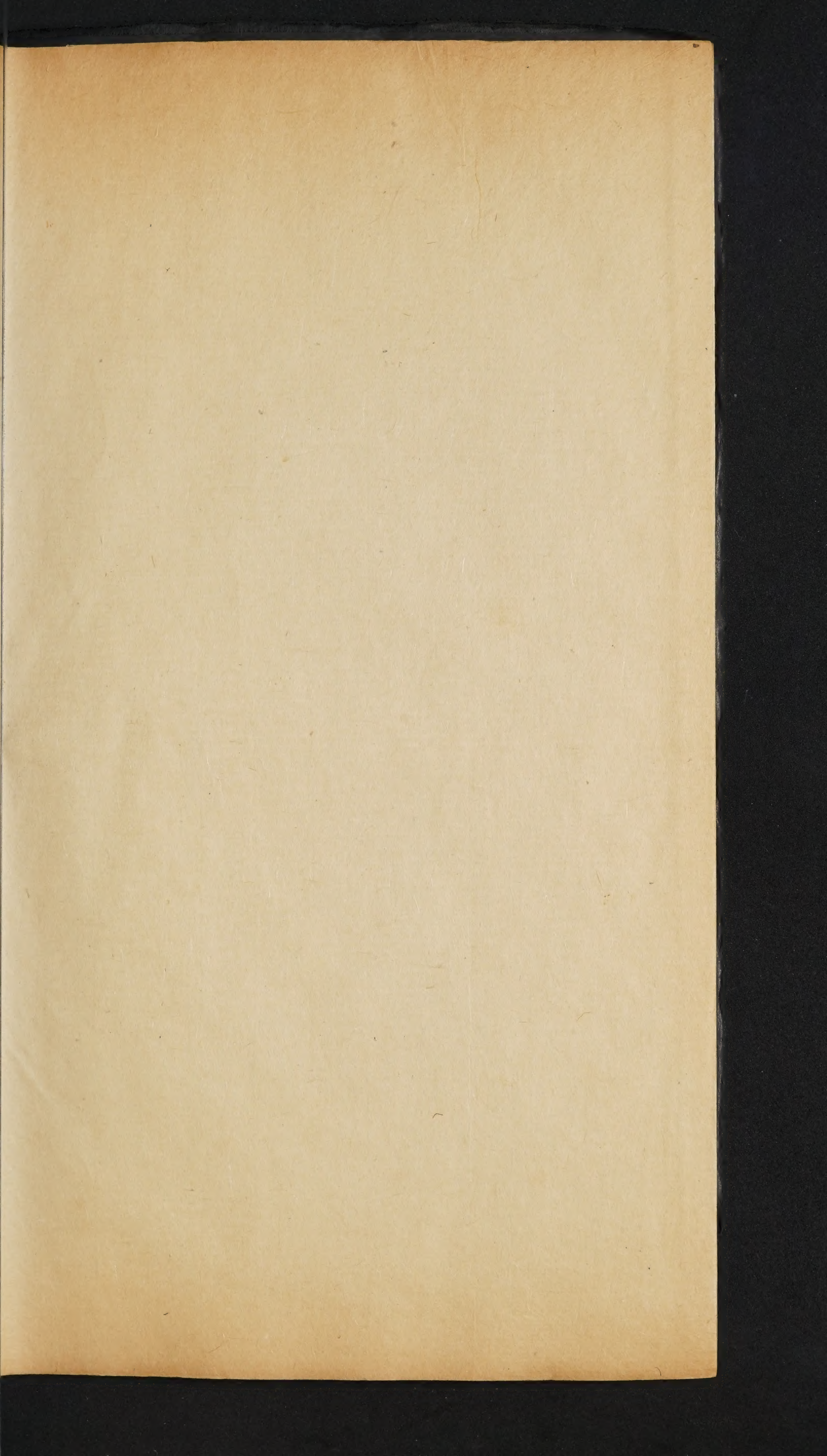








廣侈吳王之心句約而該

其尊之也則曰天王曰大賜曰大德曰眩姓于王宮

越使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大夫種獻謀（種越大夫）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于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復有天命也）。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敢私告于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于天王（謂傷合廬），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

曰隨諸御曰王甬其自卑也曰孤曰草鄙之人曰殘伐越國曰征諸侯之禮曰封殖越國無非約辭以廣悅吳王之心

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怨恨也以重得罪于下執事重得罪謂報見侵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于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之號令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于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

大郢固善辭然狐埋之而狐搰之雖曰喻不幾于侮乎

利義二字包括一篇之旨

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屬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諺曰狐埋而狐搰之搰音忽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旣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孫應鰲曰老子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茲于諸稽郢大夫種之　有感焉夫以越之君臣所謀土地所產甲兵所聚豈肯甘心于吳者美言鴆毒何不悟也

張以忠曰越人設戎約辭以行成未遂萬全之策特遇夫差故大夫種之謀得行耳天實豢吳豈緊人力哉

合仇牧傳參看更趣

虛圓俊美

叙得脆爽

身之不能庇焉能庇其臣

孔父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及者何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累也累累從君而死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据叔仲惠伯不賢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以稱字見先君死其義形于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子之知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

卓犖

讀之亦令人義形于色

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內有其義而外形見于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

何休曰宋殤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巳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刖不免

張以忠曰督所憚惟孔父耳孔父死督可弒君而無忌矣獨惜孔父身爲司馬而不能彌禍未

萌是亦忠有餘而智不足處



憤激

曹子君臣以能死爲手段

管子君臣以能許爲手段

手劍摽劍英特矣復爾自在

考列傳後無歸田事

公會齊侯盟于柯

桓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莊公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曹子曰莊公亦造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急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

奕奕清爽
筆力雄健

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劒而去之辟劒置地要盟可犯疆見要脅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曹子如許英雄激烈只成個小豪傑管子如許安穩信實却成個大規模

唐順之曰桓公修霸故捐小利以收魯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

張以忠曰英雄慷慨之氣出以從容暇豫世之撫劒疾視者望曹子當有媿色矣

精挺

公子友慷慨自任庸得若是乎一語已逆知季子之不能定般矣夫何敢兩言遂成慶父之

季友酖牙立般

莊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柰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召之于陳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般音班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有攻守之具曰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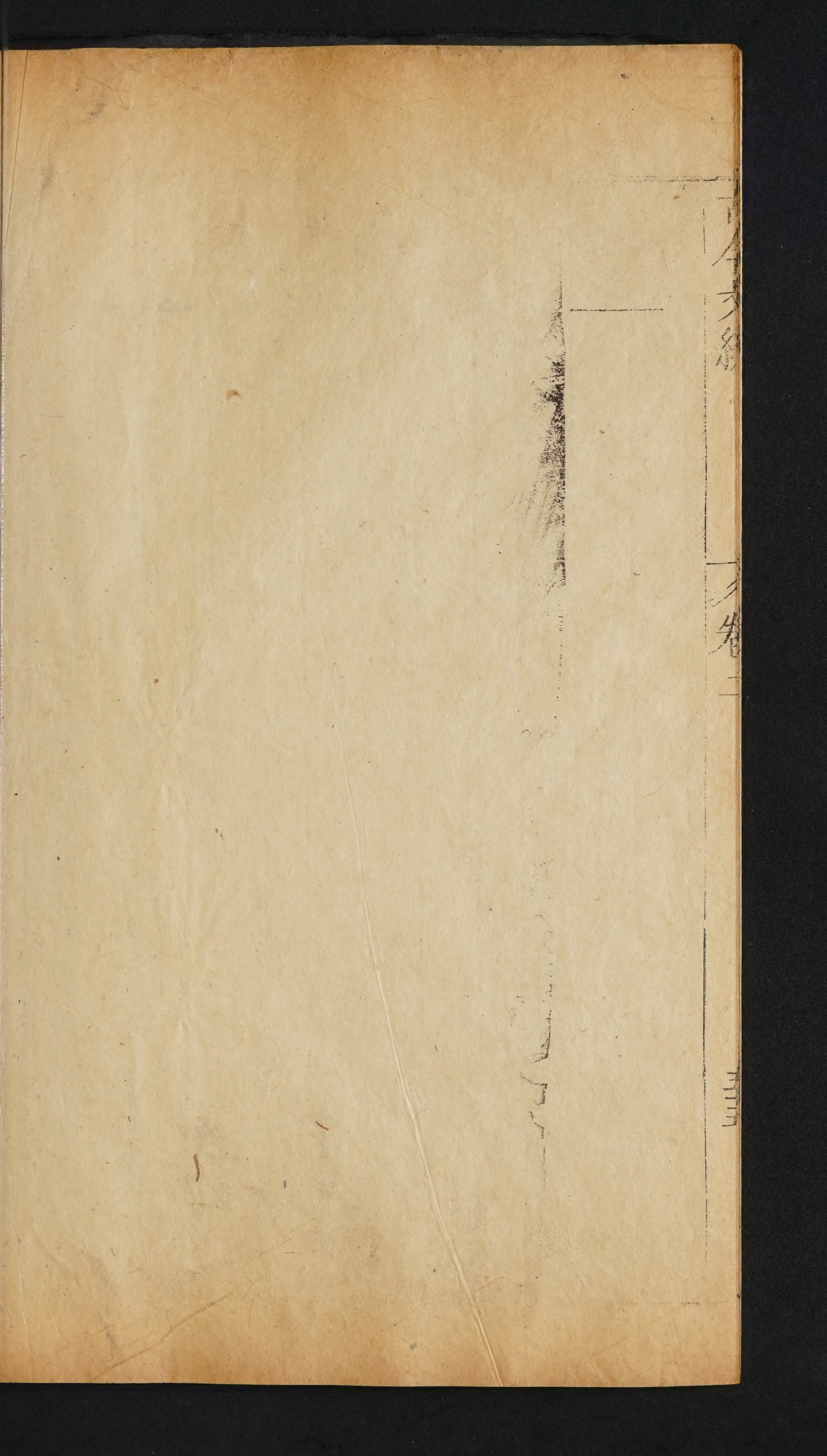
栻
語古質而決

審乎將之與既者可與權制刑之旨矣今之理官皆忽其既而追治之也未有過其將者也

季子和藥而飲之藥者酖毒也時季子亦有械故能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宜楊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試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唐順之曰婉折古雋

張以忠曰成季之奉般忠矣酖牙當矣使并圖慶父而除之何至般弒而身竄于陳乎君子所以深惜其謀疏也



不體與孔父仇牧二傳同

篇篇多簡敘次詳累轉折處不用繁詞而意已曲盡

荀息

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㨗及其大夫仇牧）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不食言者以奚齊卓子皆立也）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于荀息故動之云爾）荀息對

佩然

止以不食其言與之荀息之人品自見

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察知獻公欲爲奚齊卓子來動巳故荅之云爾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長謂重耳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上問下曰訊言君臣相與言明不可負也臣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眞德秀曰是時莫不背死嚮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曰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畧之

胡時化曰左氏以白圭之詩譏其失言于初後不可
悔爲得春秋之旨

張以忠曰幾先之哲濟難之貞托孤之力荀息無一
焉而甘心死之何取哉息固曰吾將以媿
人臣之懷貳心者讀是傳大足令貪生反
覆之夫介然色動



情辭鼓舞

世室壞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公子遂所致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爲周公故語在下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文王廟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日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大功故半天子也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忠按本文意本謂武王崩成王幼主少國疑武庚商奄繼叛頑民未靖若周公不留輔成王而之魯則王室動搖天下不能一心周室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也舊註恐未合

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據爲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周公不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註謂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廻心趨向之故但封伯禽之國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魯祭周公何以爲牲。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牡。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不以夏避嫌也魯公用騂犅。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據牲異也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羣公廩。廩者連新于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時序昭穆之差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以時祭治至于壞故譏之室屋者重宗廟

鄭維嶽曰結搆精工

張以忠曰世室而至于壞怠棄其祖甚矣况望舉周公魯公之政耶嗣後東門擅政暨乎三桓宗國之衰豈一日而然哉



敘次最頓挫

自當令子反首肯

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堙音因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憊音敗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骸人骨也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拑者以木銜其口不欲令食粟示有蓄積使肥者應客示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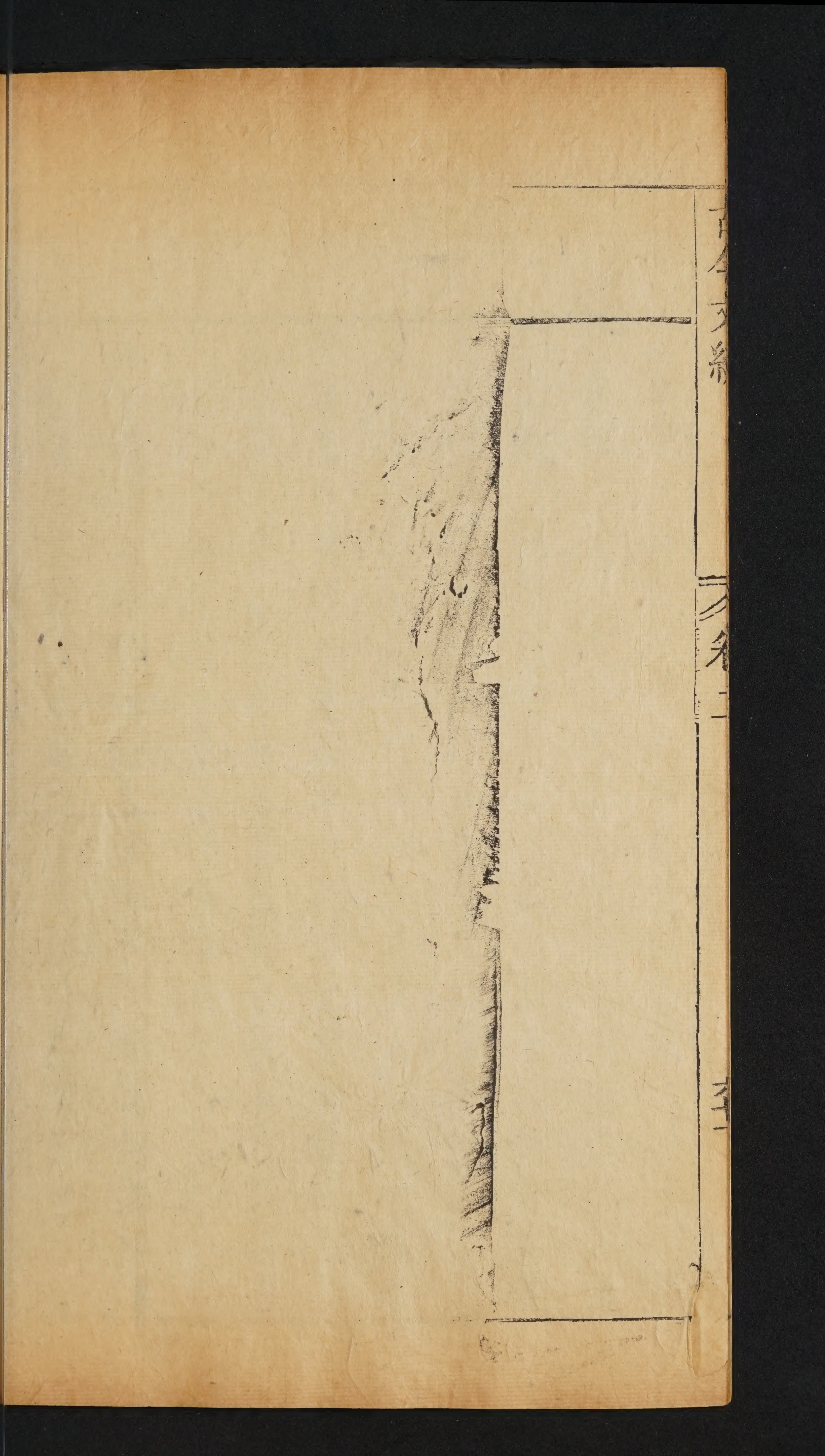
命意正大其辭軒爽

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謂宋雖已知我止有七日之糧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

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已謂子反也大夫無遂事而子反專之不待告于君者有愛人之心也故大之

張榜曰此篇愈沓複愈益可喜妙品

張以忠曰神韵雋絕而筆法頓挫更極神妙



季札讓國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向之會稱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據聘不足賢而使賢有君有大夫荊人來聘是也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迭猶更也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尚速有悔于予身尚猶努力速疾也悔咎也

文勢奔逸

句法佳

季子使而不反蓋亦畚見

（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故謁也死餘祭也立（故迭為君）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簒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已之是楊兄之非故為之諱所以起至而君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不為讓國者僚已得國無所讓）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闔廬謁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者炙魚因進魚而刺之）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

公子無去國之義故延陵之去不越竟

殺終身無巳也兄弟相殺者謂闔廬爲季子放僚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禮終身不入吳國不入吳朝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故大其能去以其不以貧賤苟止故推二事與之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據其本不賢其君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季子讓在殺僚後豫于此賢之者移諱于闔廬不可以見讓故復因聘起其事

桓譚曰吳之簒殺滅亡釁由季札札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細矣春秋之取豈爲公乎

張以忠曰吳子使札來聘胡氏以爲貶文而公穀均以爲與今詳按季子讓國一事心事磊落合乎中庸非好名苦節之比聖人曷爲貶之哉論者固當以此爲準

此傳最奇而逸

一飯一衣耳非至孝而能體悉至此乎

辭極鏗鏘

許世子止弒其君

昭十有九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據將而止誅之）進藥而藥殺也（時悼公病止進藥悼公飲藥而死）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耳（據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

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張榜曰文特奇甚

張以忠曰穀梁氏謂許世子止以弑君自罪不自立而與弟未踰年而哀死其情大可原而春秋不少恕蓋將以警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

深惡桓而故責隱

似與上爲三疊又似與前成人之美遙對

隱公不書卽位

隱元年公何以不言卽位（據文公言卽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言隱意不取爲魯君也公君也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取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據善無不正）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信音伸）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

姿態橫生

此處全是責隱而桓之惡不言自見

一句總收三句而成父之惡亦在其中

矣終歸之于隱是以正道制邪心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凡先弟後天之倫次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隱爲世子親受命于惠公爲魯公已受之于天王矣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弟先于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唐順之曰議論莊雅具有丰神

張榜曰此傳操縱出沒不可端倪變化旋轉無限恣態鑿鑿正言嫋嫋餘度冝已凌左而轢公矣

張以忠曰論高法整而調度雍容斷制文之絕妙者

說得透斷得嚴

一語入神鄭伯心折

鄭伯克段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鄢鄭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言鄭伯能殺則非人不能殺矣知段衆力強盛惟國君能殺之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母弟同母弟也月君謂稱鄭伯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賤段謂不稱公子公甚鄭伯謂目君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段恃寵驕恣强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至大辟處心積慮志欲殺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

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至于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于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君殺大夫例不地甚鄭伯之殺弟故謹其地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此蓋臣子之道所犯在己故可以申兄弟之恩

張　榜曰識力遒勁

張以忠曰會隱釀桓之弒鄭莊致段之殺事均失正而用心則夐絕

況無一年之蓄乎

公羊譏之是矣而左則以禮許之似未合

臧孫辰告糴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唐順之曰筆法清勁

張以忠曰古者稅什一累凶年而弗病今曾加賦矣一年不登而告饑信哉古制不可廢也

按夏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

語意勁活

深入人情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

甚有分劃

極有文致

虒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明達之人）而懦（懦弱）又少長于君（自少至長與君同處）達心則其言畧（明達之人其詞不煩）懦則不能彊諫少長于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忘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王世貞曰荀息于敵國之事籌之何等從容而卒從

君于昏以身殉難豈其智不足與可勝惋

惜

張以忠曰此傳丰神泠雋似不及公羊而筆力雄徤

辭氣高華則此爲勝



別白精密

句挾峙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惠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首戴衛地）及以會尊之也（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他皆倣此）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

句法遒逸之至

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事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張　榜曰此傳疊疊發意爽豁開敞

張以忠曰惠王欲立寵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蓋翼戴宗周莫先儲貳是舉

也亦是霸業最崢嶸處



議論勁爽剖析精明

真足一粲

不少假借

楚子執慶封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言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中軍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謂與崔杼共弑莊公光）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笑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傳例曰稱人以殺大

夫爲殺有罪今殺慶封經不稱人故曰不以弒君之罪罪之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

易治也

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王錫爵曰矯健有筆力

張以忠曰慶封之誅其罪當矣特楚意在入吳非爲討罪而靈王又非討罪之人故雖死不服

傅語似冷而實自嚴峻

此與公羊各擅奇妙

耳治目治新甚奇甚

擧通見遠

五石六鷁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石也者陰之類也五也者陽之數也其隕石其數五陰類也而陽行象將致隊落之兆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此石散在宋四境之內故後言其數鷁則聚在宋都之上故先言其數隕石先以耳聞故先言隕鷁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爲次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鷁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欲著石日鷁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

意精而大

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必天使之然故詳而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鷁或時自欲退飛耳是以畧而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于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

張榜曰精玅宏深

張以忠曰于細物中標出作經微旨妙析奇致而文特卓練雋雅

句法鍊而古

佳語令人珍玩不厭

蒐于紅

昭八年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置旃以爲轅門（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以葛覆質以爲槷（槷音業○質椹也門中臬謂恐木椹傷馬足故以葛草覆之葛或作褐毛布也）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轚音戟○流至也謂車兩轄頭各去門邊空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恥御拙）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

章法高而雋

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

孫鑛曰古今蒐獵賦中未見有此

張以忠曰簡後有奇彩

何偏而徙

妙在安字傷字句更包括

章法

辭甚精明

孝子忠臣之用心雖無罪而死愛君憂國猶不忘仁

晉恭世子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左傳僖公四年公子重耳申生異母弟文公也公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蓋讀盍下同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曰。然則蓋行乎。勸其出奔世子曰。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蒙弒君之名則人將不納使人辭於狐突與之永訣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狐突為申生傅故稱伯氏前此伐皐落氏突嘗勸申生使行故以不聽其言謝之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驪姬子奚齊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突自伐皐落役懼而稱疾不出伯氏苟出而圖

矣哉

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勉狐突爲國而出忠其父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吳澄曰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其行雖皆未合中庸其心則純是天理申生但知順文屈原但知愛國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知之哉

楊愼曰按此節僅百五十字而包括曲折有他人千言不盡者合左傳國語穀梁文並觀之優劣自見

張以忠曰情懇以惻辭慼而婉眞純孝哉讀之潸然

四句十字包括幾多事

圉人二句十字包括幾多意馬之驚軍之敗縣之無罪而死至此而明

非其罪二句七字見魯莊之悔過悼亡旌善

魯莊公誅賁父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魯地）縣賁父御卜國爲右（縣卜皆氏也右車右勇士也）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前車已敗故佐車授之綏使登）公曰末之卜也（卜國微末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二子偶焉遂赴鬬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軍罷浴馬始知流矢在白肉股裏肉白非馬身有白也）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士爵卑雖不應誅莊公以義起遂哀二子赴敵之功而誅之）

陳櫟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

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丘于記則言敗績在魯蓋莊公敗于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于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誄姑述其始而已

張以忠曰自篇首至遂誄之是叙事體末二句是議論體左氏傳文中縱有極鎔鍊者不能如此簡古

又曰文不滿百字而神采穆然

寢字須安頓在第一句後說牀說簀從此起

瞿然形容驚起之狀巧

曾子病革此四句語簡意明光哲垂沒之言其精神不亂如此以論語啓手啓足之言參觀可見曾子之弘毅

曾子易簀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革）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畫也睆刮節目也簀牀第也）子春曰止（以病不可動故使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虛憊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童子又言）曾子曰然（識其意故然之）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以巳病故）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起身）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巳矣舉扶而易之（共扶曾子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楊之愼曰華而睆至元起易簀一節童子驚訝之狀
與曾元掩護之情并曾子虛憊而不失其
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左氏且走僵况漢
以下文人乎

張以忠田按寢簀之制禮原無等級曾子卽不易簀
亦非違禮但君子當臨終之際其敬謹有
加于常時特未可安華美而改吾質素耳
非曾子非大夫不可終于大夫之簀之謂

篇中屢用將字文最虛活

詳考古本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仿五字

孔子夢奠兩楹

孔子蚤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於門寬縱自適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安所望而倣效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猶在東階以為主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猶在西階以為賓客而丘也殷人也夫子之先出於微子之後故稱殷人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

宗子殆將死也以殷人享殷禮故知將死蓋寢疾七日而沒

陳繼儒曰夫子盛時夢寐姬公泰山梁木哲人三句蓋歎周道之不復西哲人之不復見故未云明王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世儒以哲人爲聖人自況不亦泥乎

張以忠曰文甚古茂似非秦漢人所能僞撰

喪欲速貧二句大綱後面層層相照

再一句妙

南宮敬叔反一反字包括多必載寶而朝包括又多

有若之言似夫子

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喪失位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與當作于）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魯孟僖子子南宮閱嘗失位去魯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定九年孔子年五十爲中都宰爲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命二子觀楚可仕與否）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楊慎曰貧朽非人情所欲孔子之言特爲二子發耳有子以中都與之荊事驗之可謂知言

張以忠曰古渾中極迴宕之妙

此文互見左氏國語

與張老歌哭句法同

即舅犯語而毫不重複文法之妙

晉重耳辭得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公子縶也）弔公子重耳。（驪姬譖殺諸公子時重耳奔在翟）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交伐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失位奔亡）亦不可久也。時（取國機會）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奔喪反國以圖襲位）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即亡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利父死而爭國天下誰能為己解說）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客即公子縶）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致君之憂慮我）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

國語云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下不沒字尤佳比未為後句意義更深

他志求位之志君義求位之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不與使者私言子顯子縶之字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不拜者不受穆公勸故不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無反國意

謝枋得曰此篇文字意義優長比史記國語所載尤佳此當爲絕唱

張以忠曰公子反國之心何日忘之而特不忍因父死以規利與夷吾之重賂秦以求入天壤懸矣孰謂他日霸圖不負券于此

孟子寇仇之論本此

句法精彩

子思論爲舊君服

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人臣仕而已者大夫已放者與待放未去者禮皆爲舊君齊衰三月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置之死地毋爲戎首不爲他國主兵來攻我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謝枋得曰楚鬬公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則臣無仇君之義服亦可也子思此論直欲儆天下之爲君者人臣之義則當以鬬辛爲正

張以忠曰短章結搆極精



按左傳文與此篇同而此篇之文為勝

文法精潔神彩奕然

杜蕢揚觶

知悼子晉大夫荀罃卒。未葬。平公晉侯名彪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樂初作而金奏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于燕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三酌皆罰爵降趨而出。不言而出以發平公之問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三爵必有開發吾意故不言而待汝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丁卯日死二日謂之疾日故君不舉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大臣死關國家尤重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罰其不告之罪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

揚觶舉爵于君也禮揚作媵送也畢獻賓與君畢也特舉一爵曰杜舉自此始

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褻近之臣貪于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與知防君過失之事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盥而後舉觶致潔敬也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聞義而服欲爲後世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言杜所舉之觶

謝枋得曰按君與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杜蕢深明此義故以飲曠與調最後自飲一節以越分自罪意義尤深

張以忠曰儁整雍容極高鍊矣而簡語復古韻鏘然

此章文去而禁

語婉而正蓋深好于禮者

蕢尚不知禮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塗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莊公襲莒杞植華還載甲夜入戰死于莒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不辭受也傳曰齊侯弔諸其室

謝枋得曰此曾子因蕢尚失禮故以杞梁妻之知禮證之

張以忠曰此章直引事作証不更益一語法古而奇

二字文如綴旒何等句法

柳子厚捕蛇者說本此一句句法妙

孔子論苛政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重平聲有憂者一之爲言獨也一不知夫喪之踊也之一舊註一者決定之辭非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苛政如重歛嚴刑之屬夫子曰小子識識音志之苛政猛于虎也

方希古曰虎之害人也機罟穽檻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機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

傷而不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

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即此意

張以忠曰治政者當書一通于坐屏

人名下著也者二字退之滕王閣記效之

曰上加而字替豐字新異精彩

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

章法句法

周豐不見哀公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摯音志 贄同）請見之（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巳見之）而曰不可（古者不爲臣不見君以尊見卑故豐辭）公曰我其巳夫（不屈其願也）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墟墓社稷宗廟無心于感民而民哀 敬殷誓周會有心于制民而民畔疑 周豐欲哀公修敬信以感民而巳）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民必解散）

黃震曰禹嘗誓師誓非始于殷禹會塗山會非始于周周豐此言槩舉世變耳所謂殷人周人亦謂末殷晚周耳

張以忠曰民至愚而神豈文誥所能感激對語不多意自警醒

今之人急于食祿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當有媿

齊餓者苦節

齊大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不欲見人輯屨能曳屨力憊不貿貿然來目不明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閔而食使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微無也無若此言其過也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嗟雖不敬謝則有禮

吳澄曰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黃震曰餓者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

存千古

張以忠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富貴利達則不憚晨夜乞哀以求貪生畏死失其本心者比比然也讀是記而不心寒股栗非夫矣

綿古而勁

從之深爲輪横之廣爲廣言輪以該廣也奐謂室之華麗與煥通

張老賀成室

晉獻文子（趙武）成室。晉大夫發焉。（發禮往賀）張老曰。美哉輪焉。（高大）美哉奐焉。（衆多）歌於斯。（祭祀奏樂）哭於斯。（居喪）聚國族於斯。（燕聚國賓及宗族）（三言于斯者言於此至足勿更爲也蓋微諷其奢）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文子悟其風已故言若得保此宅爲此三事是免於刑戮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謂張老）善禱。（謂文子）

李載贄曰。古人尚質。頌中有規。假令止曰美輪美奐。亦巫祝者等耳。而繼以歌於斯三言。便有知是知止之意。文子之自禱。亦申此意。知

言哉

張以忠曰文子聞言而即悟且深儆懼之思真保世之主也其長有後于晉國宜哉

如此文真可謂字無虛設

不惟晉而已雖天下亦不能當也漢書儆將軍誰不欲者句法同

子罕

陽門宋國門名之介夫死。介夫甲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父術之後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于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扶服音匍匐。扶服致力之義救助也雖微晉而已非獨晉不能伐天下其孰能當之

陳騤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頴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平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豈可伺隙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

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梁在隨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敢當信矣

張以忠臣國家惟民心足恃縱有强敵未有能觀釁而動者也子與氏人和之說讀此益信

嫌于評論先輩故婉其辭多少曲折敏妙

武子有利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智異乎處父矣有謀身之智又有不遺友之仁異乎舅犯矣

謂父子為知人正是見其所取于前知其所舉于後

趙文子知人

趙文子（名武）與叔譽（叔向）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設此言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晉襄公之傳）文子曰。行并植于晉國。（專權強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是無全身之智）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與文公避難至將反國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無愛君之仁）我則隨武子乎。（士會食邑于隨）利其君不忘其身。（智也）謀其身不遺其友。（仁也）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身也）退然如不勝衣。（怯弱之貌）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聲低而緩）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賤職）七十有餘家。生不

也此一句結上生下千鈞筆力

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廉潔之至

謝枋得曰予觀檀弓之文載晉事尤妙如申生事知悼子卒事秦穆公弔重耳事晉獻文子成室事及此節皆妙絕今古超文人蹊徑之外宋人謂春秋戰國之世楚多文人如倚相觀射文屈原之流然豈知晉之文人尤高乎楚之文深雄奔放有霸國之氣晉文曲中肆隱乃有先王之風矣

張以忠曰極精鍊而無斧鑿之痕極婉曲而無轉折之跡此等文字直可駕軼百家凌越左國

